

思妃 主编

插图本

历代

宫廷艳史

『清卷』



施美色庄妃劝降 贪情欲明臣归顺

词曰：

携酒上吟亭，满目江山列画屏。赚得英雄头似雪，功名，虎啸龙吟几战争。一枕梦魂惊，落叶西风别换声。谁鸦谁强都罢手，伤情，打入渔樵话里听。

清太祖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起家，统一了山海关以东的女贞各部，又征服了邻近的一些蒙古部落，建立了大金政权（历史上称作“后金”）。努尔哈赤的统治地盘逐渐扩大，军事实力日益强盛，就决心问鼎中原，与明争衡，政占北京，雄视天下。

清天命十年（明天启五年，公元1625年），努尔哈赤为了密切同蒙古各部的关系，取得蒙古各部的支持，并解除向明进军的后顾之忧，与科尔沁蒙古的贝勒寨桑联姻，把他的小女儿博尔济吉特氏小名叫做小玉儿的接进沈阳，与自己的第八子皇太极结成婚配。

皇太极对新娶的这位只有十三岁的福晋（满语，夫人之意）十分宠爱，言听计从。这位新福晋（即后来的庄妃）虽

然年龄尚小，却很早熟，已长成一个充满着活力的少女。她身材窈窕，乳房丰满，桃腮粉嫩，眉黛细长，走起路来如风摆杨柳，站在那儿则亭亭玉立。她对皇太极关怀备至，体贴入微，以一个少女似水的柔情把皇太极服侍得舒舒服服，满心欢喜。她似乎具有一种特殊的本领、罕见的情韵，不论多么刚烈的男人，见了她都要多瞅她几眼，都要拜倒在她的长袍之下。皇太极性情暴烈，喜怒无常，身边已有众多的妻妾，但自从娶了这位新福晋，就专宠于她，几乎夜夜令她侍寝，天天让她陪伴，二人朝夕耳鬓厮摩，形影不离。

努尔哈赤于天命十一年正月，率领八旗劲旅，冒着凛冽的寒风，踏着冰封的大地，围攻宁远城（今辽宁兴城），被守将袁崇焕用红夷大炮击成重伤，于八月十一日，在离沈阳四十里的爱鸡堡崩逝。

努尔哈赤死后，皇太极采取军事威胁，高官引诱的办法，在二哥大贝勒代善的拥戴之下，登上了罕王之位。

皇太极嗣位之后，决心继承先王努尔哈赤的遗志，派兵征服了东邻朝鲜和不肯臣服的蒙古部落，并亲自率领大军与明军作战。

为了与明朝抗衡，提高本国的政治威望，皇太极改称汗王为皇帝。他又为了使自己的国家与宋朝时期并存的金国相区别，使中原百姓不再怨恨，于公元1636年称皇帝的同时，改国号为大清，年号为崇德，定沈阳为盛京。皇太极把自己喜欢的新福晋博尔济吉特氏册封为永福宫庄妃。

崇德五年（明崇祯十三年，公元1640年），皇太极看到明朝遭遇了三百年未有的奇荒，百姓铤而走险，纷纷揭竿而

起。明朝被李自成、张献忠等为领袖的义军打得焦头烂额，难以招架，就在朝中命贝勒、贝子、大臣们议论证明之事。下朝之后，就回到永福宫，想与庄妃快活一番，以使连日来为出征之事而绷紧的神经松弛一下，从庄妃那里得到些温柔与慰藉。

“皇上近日来可消瘦多了，有何忧烦之事？”庄妃扑上前来为皇太极脱冠解衣。

“唉。”皇太极叹息了一声，又接着说，“朕即皇帝之位已五年多了，仍未打进山海关。这些年来一直与明军在关外僵持着，真是令朕忧心如焚，寝食不安，若没有爱妃经心侍奉，时时宽慰，朕不知还要累到什么样子呢？”

“皇上，臣妾以为现在已是打破僵持状态的时候了，明朝的气数已尽。”

庄妃虽然深居后宫，但对国事、政事、军事十分关心。她不愿意让自己只成为一朵艳丽的鲜花，整日供皇太极把玩着，亲昵着，招之则来侍寝，供他欢乐，挥之则离去，独守空房。自从三年前生下儿子福临之后，这种想法就进一步加深。她要为大清的皇业尽心效力，多有奉献。当她怀孕之时，曾编出一个神话令侍女四处传布：说庄妃红光绕身，盘旋如龙形。临产前夕，曾梦见一位神人抱着个男孩儿放在庄妃的怀中，对她说：“此儿乃统一天下之主也。”庄妃醒了之后，把梦中的情况讲给了皇太极，皇太极听了万分高兴，说：“这真是天神预示的祥兆，生下的孩子一定会建立伟业。”从此，她就加倍去讨好皇太极，取得他的恩宠，求得他的青睬，以便让儿子福临立为太子，在皇太极百年之后，登上皇位。庄妃心知现

在大清的天下是丈夫的，将来是儿子的。为了丈夫和儿子，她能够做出一切牺牲，也应该做出一切牺牲。皇太极几乎天天住在永福宫，天下的变动，朝中的大事，都讲给庄妃听。庄妃好胜心很强，求知欲旺盛，见了皇太极总是缠着问这问那，因此对明、清两国的形势也多有所了解，才说出这番话来。

皇太极见庄妃说了几句话之后，不往下说了，陷入沉思之中，就打破沉默，说：

“爱妃还有何高见？”

“臣妾只能笼统言之，说不出更多的证明之策。具体如何征法，臣妾愿意听一听皇上的圣断。”

皇太极理了理唇边的短髭，似乎借此整理一下思绪，有条不紊地说起来：

“爱妃听朕讲讲朝中众臣的议论和朕的决策。我大清若对明发动新的强大的攻势，首先要对准明军严防的锦州。要攻下锦州，就要在义州筑城，派兵屯田，广积粮饷，做为向锦州进兵的基地，然后大军压境，向锦州进逼。”

“皇上谋深虑远，雄才大略。”

“不要只唱赞歌，说说不妥之处。”

“皇上所言极是，臣妾佩服得五体投地。”

“朕再与朝臣计议一番，即日出兵筑城。”

一年之后，皇太极兵精粮足，就严密地包围了锦州，毁堑填壕，阻断援军。明朝得知这一消息，惊恐万分，紧急敕令蓟辽总督洪承畴速出山海关，进驻宁远，以解锦州之围。

洪承畴亲至锦州外围军事要地松山，察看附近地形，了解清军动态。他汇集了八镇总兵，共十三万人马，在锦州与

松山之间的乳峰山上，与清军决一死战。

皇太极亲自统率八旗将士，发起了对明军的猛攻。洪承畴也亲临前线指挥，运筹谋划，沉着镇定。

明军见主帅洪承畴在阵地上驱马奔驰，来往指挥，个个勇气倍增，拼命冲锋。被围困在锦州城内的明军，听到炮声隆隆，杀声阵阵，主将即挥军出城，列营布阵，与援军遥相呼应，内外夹击。

皇太极见洪承畴指挥有方，士卒英勇，即命身边的亲兵用牛车推运来三十门红夷大炮，向明军轰击。明军在清兵强大炮火的袭击下，纷纷溃退，被骁勇的清兵围困于松山之上。接着，清军深挖壕堑，切断了明军的饷道。

洪承畴心知闯出重围已非易事，就鼓励将士说：“守亦死，不战亦死，若战或可死中求生。本督决意孤注一掷，明日望众将士拼死杀出重围。”

但是兵败如山倒，洪承畴没有等到第二天，八镇总兵吴三桂等人就纷纷突围溃逃。洪承畴与少数将士固守松山城。在清军凌厉的攻势下，最后城破兵溃，洪承畴欲死不能，被清将生擒活捉了。

这使皇太极想起了红夷大炮造成的一幕。庄妃此时表现得欣喜若狂。

那时皇太极还没有称帝，小福晋还没有册封为庄妃，常常亲昵地叫她的小名小玉儿。

侍女苏林依兰匆匆走进寝宫，向小玉儿禀告：

“启禀主子，方才嫡妃令侍女传来口谕：请主子用完早膳前往大清门观看红夷大炮。”

“都有哪些人去呀？”

“嫡妃的侍女说，宫中的各位主子，各贝勒、贝子府中的福晋，都要前去。”

“那就传膳吧。”

用完早膳，小玉儿在苏林依兰的陪侍下，前往大清门。

大清门内平坦宽阔的广场上，整齐地排列着一尊尊红夷大炮。红夷大炮周围站满了花枝招展的女真族贵妇人、格格和侍女们。

嫡妃博尔济吉特氏是小玉儿的姑母，她在一大群宫女的簇拥下，向人群缓缓走来。

大玉儿是小玉儿的姐姐，比小玉早几年嫁给了皇太极，她们姐妹俩趋向前去，施礼请安：

“侄女给姑姑请安，姑姑吉祥。”

“小玉儿，听说最近王爷成天地由你侍寝，有这回事吗？”嫡妃严肃地问道。

“姑姑，别听那些人嚼舌根。”

“小玉儿，姑姑还得提醒你，别让王爷累着，可得注意王爷的身板儿。”

一片绯红掠过小玉儿白嫩的面颊，现出羞涩之态。嫡妃又接着说道：

“要多做些正经事，多帮王爷想着点什么。给王爷提个醒儿，当个好参谋。”

“侄女遵命。”

“好了，随我一起去看看红夷大炮吧。听说这种大炮本是西洋人所造，十分厉害，铅子如雹，四处横飞，一扫就是一

大片，杀伤力极强。”

“这红夷大炮是王爷命人制造的，从此我大金也能造炮了，攻城杀敌，将变得容易一些，八旗勇士可就如虎添翼了。”小玉儿兴奋地解说着。

嫡妃率小玉儿等人来到炮前，围着、转着，用手摸着炮身，一会儿俯下身看看下部，一会儿踮起脚瞅瞅上端。每人都充满了新奇感。小玉儿指着炮身上雕刻的字念道：

“天佑助威大将军。”

“这是什么意思呀？炮也成了大将军？小玉儿你给说说。”嫡妃不解地问道。

“大将军是王爷赐予的封号，是说大炮像一位大将军一样威严，上天会保佑大金，会帮助士卒发出无比的威力。这我大清入主中原就容易多了。”

听着小玉儿的解说，嫡妃连连点头。小玉儿看了一会儿，觉得大炮上缺了点什么，就吩咐苏林依兰说：

“苏林依兰，到我屋中取几匹红绫来。”

不一会儿，苏林依兰带着几位侍女来了，每人手中捧着一匹红绫。小玉儿抖开绫子，来到大炮近前，把红绫披在炮身上。大炮闪着青苍色的光泽，被红艳艳的绫绸一衬，显得更威风了。

围观的妃嫔、福晋们好奇地看着小玉儿的动作。有的在窃窃私语，有的在挤眉撇嘴，有的在指指画画，认为小玉儿独出心裁的举动，是在出风头，在卖弄小聪明，只有嫡妃理解自己的侄女，觉得她确实与一般的女人不同，不论做什么事总能想出一些新花样，而且又做得那么得体，难怪得到皇

太极特别的宠爱呢，就面对众人高声喝彩：

“好，好，新铸的大炮配上鲜艳的红绶，确是壮观。”

散朝后来到大清门的皇太极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。

四岁的九皇子福临在乳母李氏的怀抱中挣扎着，两手又抓又挠，两脚又登又踹，嘴里喊着：

“我要下地，我要下地。”

乳母李氏搂着，哄着，福临仍然喊着：

“我自己走，我不要抱。”

“抱着多舒服，抱着走得快。九阿哥，不是到永福宫去看母妃吗？还是我抱着吧。”

“不嘛，就自己走。”

小福临挣下地来，一溜烟地向前跑去，害得李氏一溜小跑，在后面紧紧跟着。小福临进了永福宫，直奔里间跑去，喘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

“儿子给额娘请安，额娘吉祥。”

庄妃亲热地把儿子福临抱了起来，对随后进屋的乳母李氏指责说：

“你是九阿哥的奶妈，怎么不好好看护他，让他自己随便乱跑，出点什么差错你担待得了吗？”

“奴才一直抱着九阿哥，可进了永福宫，九阿哥偏要自己走，不让奴才抱。奴才也拗不过他。奴才不让他下地，他就又登又踹，娘娘不信，可问问九阿哥。”

“额娘，是儿子自己不让抱的，不碍奶妈的事。额娘不要责备她。”

“小小年纪就知向着奶妈，可见你是她奶大的。往后要向着额娘，额娘说什么要听什么，额娘让干什么才能干什么，额娘不让干的就不要干。别听别人的话。”

“儿子记住了。”

庄妃从福临很小的时候，就开始训练、教导他，让他听自己的话，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。自己要在皇宫里继续立得住、坐得稳，就得依靠这个唯一的儿子。皇太极已经五十多岁了，他的长子豪格手握重兵，庄妃不能不为自己的儿子能否顺利地登上王位操心，也不能不为自己的后路多有考虑。她把福临拉到自己的跟前，教训着说：

“福临，以后不要自己跑了，摔着、碰着可怎么得了。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”

皇太极走了进来，听到了庄妃说的话，很不赞成，就插进来说：

“小孩子走走跑跑好，长的结实，就是摔几个跟头也没什么，越摔越结实。”

福临跑到了父皇跟前，告状说：

“阿玛，额娘不让儿子自己走，刚才还训斥奶妈，说奶妈不抱儿子。”

“爱妃，听听吧，儿子告你的状了。”皇太极对庄妃满含深情地说。

“都是你宠的。”庄妃白了丈夫一眼。

“孩子还是多活动活动好，抱大的孩子能有什么出息。过一两年福临就得学着骑马了，这是八旗的规矩，你能心疼得过来吗？哪一个贝勒、贝子都是这么过来的。你要是真疼他、

爱他，就不要娇惯他，让他自己去闯，去磨炼。爱妃，你想是不是应该这样呢？”

“理儿，倒是这么个理儿，就是老觉着福临还太小了点儿，舍不得他吃苦。”

“你现在不让他吃苦，将来他独挡一面的时候，还能吃苦吗？只会享福，是既不能打天下又不能坐天下的。福临过来，让阿玛看看又长高了多少？”

皇太极把跑来的儿子，抱在手中，高高抛起，又低低地接住，逗得福临咯咯直笑。庄妃在一边急得直搓脚，忙向前去，催促着皇太极说：

“放下吧，皇上，别吓着九阿哥。李奶妈，把九阿哥带出去玩玩吧。”

乳母李氏领着福临走出去之后，庄妃十分喜悦地向皇太极说：

“皇上此次征明，连战连捷，可谓大获全胜，臣妾当为皇上摆酒庆贺。”

“此次征明，虽然大破明军于松山，明宁远总兵吴三桂等相继溃逃，夺取了大量资粮，杀死了许多明将，俘虏了大批兵卒，但还不能算是大获全胜。”

“皇上此言怎讲？”

“一、明军坚固的宁锦防线，还没有被彻底击溃；二、俘虏的明军统帅还没有投降。”

“坚城已破，主帅被擒，锦州被围日久，粮秣已尽，指日可下，宁远已是一座孤城，吴三桂何能坚守，可派人招降。至于明军主帅尚未投降一事，无关紧要，他降，则纳之，不降

则杀之，都是大获全胜。”

“此人只能让其降，不能令其死。”

“这是个何等样的人物，皇上如此看重？难道有三头六臂不成？”

“明蓟辽总督洪承畴。”

“洪承畴？”

庄妃虽然听说过这个名字，但对他所知甚少。皇太极就向庄妃讲起了洪承畴的情况，说明此人对大清国的重要，一定要设法招降他。

洪承畴，字亨九，进士出身，任过浙江提学道、布政使参议，多次参与征剿流贼张献忠、李自成等，担任过陕西三边总督，监督河南山陕川湖军务，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衔，于去年调任蓟辽总督。他采用以兵护粮饷的战术，从杏山进松山，从松山进锦州，步步为营。皇太极统兵增援，断其归路，洪承畴被围困于松山半年之久，城中粮尽，副将夏成德约降为内应，皇太极的十五弟多铎首先冲入城中，生擒了洪承畴。当时洪承畴见清兵入城，知大势已去，即拔剑自刎。多铎少年英武，手疾眼快，抬刀一击，磕飞洪承畴手中的剑，把他捆绑了起来，此后他屡次欲死，未得机会。皇太极对洪承畴简单介绍一番之后，说：

“洪承畴，对朕大有用处，定要设法令其投降。他是明朝才士，深通文韬武略，对中原山川地理、风土人情、典章制度、军镇设防，了如指掌，关内有他众多的部下、同僚，深孚众望。朕若有此人相助，夺取中原，将省去不少力气。”

庄妃听皇太极把洪承畴说得如此重要，就未加思索，脱

口而出：

“人没有不怕死的，洪承畴要是不老老实实投降，就把刀搁到他脖子上，以死相胁迫。贪生怕死乃是人的本性，何况他过惯了荣华富贵的生活，必留恋人间的丰衣美食，利刀之下必会求生。”

“爱妃此言差矣。这要放在一般人身上，或可奏效，但对洪承畴来说，就不灵了。《老子》上曾说：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。现在，洪承畴就不怕死，还一心求死，正在寻找死亡的机会。朕已命人好生看护，令其求死不得。他在城陷之时，就要以身殉国，这说明他不怕死。如今他很希望我们杀了他，这样我们就帮他全了名节，遂了他的心愿。用武力胁迫是朕首先采用的方法，朕多次让多铎刀刃加身，命其投降，但洪承畴无所畏惧，紧闭双眼，引颈以待。看来威迫一法是失败了。”

“那就采用利诱。人生在世，名利二字，我想洪承畴也逃不出名缰利索。许以高官，给以厚禄，把大库中珍藏的无价之宝拿些出来，赠送于他，还有不动心的？”

朕看也难。他在朝中作过太子太保，兵部尚书，位极人臣，位不算不高，名不算不显，在朝外历任几个省的总督，军政要务总揽一身，位不算不尊，权不算不重，禄不算不厚。他家中的珍宝还少得了吗？朕该如何对待呢？”

“皇上，洪承畴誓死不降，是不是利给的不够优厚，话还没有说透？”

“武将动用刀枪，各种办法都试过了。”

“这回派文臣前去劝说，诱之以利，引之以名。”庄妃经

过一番思索，又向皇太极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。

“派谁前往呢？”

“当然是范文程。”

洪承畴自被俘以后，随皇太极班师被带到盛京，关押在皇宫大墙外的三官庙里。这三官庙地处僻静，房舍宽敞，特为洪承畴打扫出两间整洁明亮的屋子，让他居住。自松山城破遭擒，一直到被押到盛京，这一段时间里，武将们天天命他投降，威之以刀斧，胁之以棍棒。洪承畴感到人格上受到了极大的侮辱，就以不言做反抗，或只是重复一个“不”字。他本来禀性梗直，不怕重压，反而越压越硬，越迫越刚，宁可以颈溅血，不求苟且偷生。所以每天都做好了精神准备，等着那帮野蛮的八旗将士对他无礼，对他施威。

这天早晨，洪承畴刚刚起身不久，就听见看押的差役在门外说：“给大学士请安，大学士吉祥。”随着门上的锁链哗啦一响，门被拉开，走进一位文静端庄的文士，四十余岁，留着短髭。洪承畴心想，此人大概就是大学士了，一个小小的清国，还有什么大学士，只是模仿中原，徒有虚名而已，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，不屑一顾，仿佛室中没进来人似的，依旧闭目养神。

范文程原本是明朝的一个秀才，寓居于抚顺。他见明朝皇上昏庸，宦官专权，官员倾轧，民不聊生，深知明朝存在不会太久了。范文程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人，他认为良禽应择木而栖，贤士当择明主而仕。就在努尔哈赤攻占抚顺之时，投奔了后金。努尔哈赤对他很器重，令他在身边参与谋

划。皇太极称帝以后，把范文程引为知己，封他为大学士。

范文程早就听说洪承畴矢志不降，视死如归，态度傲慢，神情冷淡，思想上已经做好了准备，任其凌辱，任其挖苦，自己则不急不怒，不愠不恼，慢慢劝说，娓娓道来。所以见到洪承畴那副模样，也不在意，自己拣了张椅子坐下，心平气和地说道：

“亨九兄，久闻大名，如雷贯耳，今日方得一见，实乃三生有幸。”

洪承畴连眼皮也没撩：

“何人如此大胆，竟叫起本帅的字来了，本帅的字是尔等无名小卒叫得的吗？你是想和我套近乎，我既不认识你为何人，你又何必来此唠叨，趁早出去。”

范文程上来就碰了一个硬钉子，但他压住怒火，一点也不现出气恼的样子，说道：

“在下是大清国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，原也是中原人士，称你一声亨九，该是可以的吧？”

“范文程”三个字，引起了洪承畴的注意，撩开眼皮瞥了一眼，就又合目而坐。他在中原，在松山，都听说过这个名字，知道此人颇有文才，是较早降清的一个秀才，就用鼻孔“哼”了一声。

“亨九兄，在下资历远不如老兄高深，老兄进士及第，小弟不过是个秀才。可小弟在大清国是大学士，位同宰相。而老兄呢？为明朝拼死征战，连年剿贼，功勋卓著，在你大败李自成、张献忠，成功在即之时，朝廷看你兵权在太重，统辖太广，就分你的兵权，朝廷何曾信任于你。后来又说你纵

、贼往来秦蜀，逾久无功，削了你的宫保尚书，朝廷何曾重用
于你？现在命你总督蓟辽，实是让你送死，八旗劲旅，何人
挡得住？”范文程故意揭他的老底。

“满口胡言。范文程，你也是汉人，你也在明朝得过功名，
中过秀才，为何要为满洲人效命？给异国屈膝？这岂不辱没
了你的祖先。你的先祖范仲淹，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
乐而乐，一代名相，何人不尊，何人不敬！他曾多次出使北
辽、西夏，气节凛然，不向异族折腰。你吃的大明粮，喝的
大明水，却折节事敌，羞也不羞？”

洪承畴当面羞辱范文程，但范文程听后却毫无怒色，依
然劝说着：

“亨九兄，此言谬矣。鸣禽择良木而栖，贤士择英主而仕。
这俗语老兄定然知晓，为何执迷不悟呢？明朝皇帝宠幸宦官，
厂卫横行，官府贪脏枉法，鱼肉百姓，整个国内盗贼蜂起，席
卷大江南北，明朝灭亡之日已不远了。”

“范文程不必花言巧语勾引于我，我宁可与大明同亡，也
不与大清同在。”

“亨九兄还记得袁崇焕的事吗？他督师蓟辽，屡建奇功，
先是炮伤先王，后又重创皇上，结果呢？还不是被崇祯皇帝
杀了，这不是你的前车之鉴吗？”

“那是中了你们的反间计。”

“就算本朝运用了反间计，这不恰好说明崇祯不信任手握
重兵的战将吗？不也说明皇帝不是明主吗？这样的皇帝为他
效忠、殉死何益？”

“士各有志，勉强不得。我决不负大明皇帝的重托，也不

负大明百姓的深望。我生是明臣，死是明鬼，决不失节投敌，丧失了我一世英名。”洪承畴毫不动摇，语气坚定地说着。

“亨九兄可谓对明忠贞不贰，无愧臣节，只是白白断了英雄一条性命，岂不令人叹息？效那匹夫匹妇所为，决不是明智之举。阁下可要三思而行，且莫错过良机。”

“范文程，知你伶牙俐齿，能言善辩，但我心如铁，志如钢，岂能被你几句高谈阔论所动。你已尽了心了，回去向主子皇太极交旨领赏去吧，给我出去。”洪承畴毫不客气地下了逐客令。

话说到这份儿上，范文程知道再说已是无益，空费唇舌，就只好起身告辞。

大清国的一些文臣辩士继范文程之后，轮着前往三官庙，向洪承畴游说，全都遭到拒绝。

洪承畴看到清国先动之以胁迫，后行之以利诱，不放又不杀，差役看管得十分严密，逃也逃不了，死又死不成，就不再吃一粒米，饮一滴水，要以绝食明志。

皇太极见武将文臣都用过了，不仅丝毫不见收效，而且洪承畴绝食等死，就决定亲自出马。

皇太极来到三官庙，看守的官员向前施礼：

“皇上吉祥，奴才给皇上请安。”

在室内静坐的洪承畴听到守官的请安声，身子略微动了一动。

随着打开铁锁的声音，开门的声音，守官在前面带路，把皇太极领进洪承畴的看押之所，守官大喝一声：

“皇上驾到，洪承畴跪拜迎驾！”